

陶峙岳威脅馬步芳

——堯樂博士傳之卅八

李 郁 塘

堯樂博士逃過一劫

民國卅八年五月十日下午二時，堯樂博士由迪化飛抵蘭州後，即直趨長官部謁見馬步芳長官，當會面以後，先之拜年，繼之道賀，最後就將所帶來改組新疆軍政機構兩大方案，當面呈覽。而兩大方案的案由是保國衛鄉，非常醒目。方案內容主文指出鮑爾漢是個老俄諜，陶峙岳要跟着張治中走。此兩人不除，新疆不保，西北難安。所據理由非常正大。這不僅是新疆人應該關注的事，也正是西北軍政長官部應該關注的事。因而一經馬長官過目，即被採納接受，並即時採取行動，當晚就密電駐迪化的騎五軍馬呈祥軍長，先秘密進行改組事宜，俟向中央呈准後，再行正式宣佈。

馬軍長接到密電後，深覺改組警備總司令部非常容易，更換一位總司令就成了，頂多再加上一位參謀長。但改組省政府則不太簡單，牽涉甚廣。凡嫡史（達林）親毛（中共）者，如省主席鮑爾漢、祕書長劉孟純、迪化市長屈武，均必須去職，再由何人繼任調補都得大費周章。馬軍長爲了集思廣益，以及慎謀遠慮起見，乃密邀迪化城防司令羅恕人將軍、迪化市警察局劉漢東局長及迪化回文會馬國義理事長等多人，共商大計。

當時馬、馬、羅、劉諸人，尚不知改組新疆軍政機構兩大方案，是筆者所創議，爲了保密，未便邀約，但仍爲我留有一席餘地。按他們當時所擬議的新省政府人事安排是這樣的：新任省主席由提案人堯樂博士擔任；新任省府祕書長由馬國義理事長繼任。原民政廳王曾善廳長，改任迪化市長。原迪化市警察局劉漢東局長升任民政廳長，所遺迪化市警察局長，由筆者繼任。其他廳處人事，仍保持原樣，不加異動。所擬議的新省政府，只走三個人，新來五個人，改組幅度仍然很小。

當改組省政府方案定案後，劉漢東局長秘密邀約我到他的公館，徵求我的同意。筆者獲得此情後，內心非常高興。我的高興非僅是往後在迪化市成了有車階級的主管；且暗喜我向堯樂所提的兩大方案，發生了效力。往後新疆大局，在堯馬二人領導下，不論抗俄與反共，都大有可爲！

改組新疆軍政兩大方案，雖在秘密進行。但終因陶峙岳服新有年，官居高位，耳目衆多，且掌握有軍統局迪化站，時經三日，終被陶峙岳偵得此情。乃星夜乘軍機趕飛蘭州。一見馬步芳，就以嚇阻的口吻，向馬步芳說：

「您長官甫行就職，當以安定西北爲職志，不宜製造戰亂爲能事。堯樂博士向爲史達林所深忌，若於此時將新疆省主席，易鮑爾漢爲堯樂博士的話，那新疆大局，就會在一夜之間，搞得烽火連天。如因此事引起新疆大亂，我可負不起這個責任。目前好歹我還是您的副手，知情不能不說，更動新疆省主席一事，尚請長官三思而後再行！」

陶峙岳由迪化趕飛蘭州，以副長官的身份，來嚇阻馬步芳改組新疆軍政兩大機構，僅提出在此時此地更易省主席一事爲不當，爲了避嫌根本未提及警總易人之事。在他想來，政府改組案如不異動，軍案也就不了了之。以後事實的演變，果不出他的所料。

扭轉乾坤大膽構想

馬步芳將軍過去對新疆的事，向不聞問，於今甫行就任西北軍政長官，對於新疆內情，多所

不明，一見陶時岳以副長官的身份，大力反對改組兩大方案，就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爲了眼前一時安定，只好作罷。堯樂博士蘭州之行，竟成泡影，在心灰意冷，大感失望之餘，只好不聲不響，再搭便機悄返哈密，去當他的民選專員。既未向鮑爾漢去電銷假，也未便晉省去就任南疆視察團團長。

在鮑爾漢方面，他由陶時岳處得知，堯樂博士此次蘭州之行，給馬步芳道賀爲名，迫他易位下台是實。尤且所具理由，指明他是個老俄謀。自己與史達林間祕密關係，既被堯樂知道；也就連想到，此次所施調虎離山之計，可能已洩漏。施計重在祕密，一經洩漏，就無效果。因此堯樂雖由蘭州返哈密，也不便多此一舉，再促其晉省，但也未再派其他要員組團出發。由此證明，鮑爾漢倡組南疆視察團之事，確屬「奉命行事」，而團長人選也是由史達林安排好的。

若論堯樂博士此次蘭州之行，雖然失之東隅，未能實現保國衛鄉方案，但也收之桑榆，不再就任南疆視察團長，保住了老命，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然而堯樂當時並不知此情，他之不再晉省出任南疆視察團長，只是因告御狀不好意思而已。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上旬，在馬步芳就任伊始，筆者所擬以堯樂博士易鮑爾漢，換陶時岳成馬呈祥，扭轉西北大局，安定新疆的方案，雖因陶時岳嚇阻馬步芳，未能如願實現，但西北大局仍未絕望。我在前一個月想到如能設法將驍勇善戰，馳譽西北的馬家軍馬步芳所部的兩項缺點——

參佐人才不濟，通訊器材缺乏，及時予以補實起來，仍可倚爲西北長城。進而威迫華北，挽救東南，來扭轉乾坤；坐而可以維持西北成爲小康局面，與中共作長期週旋，退而可以利用青藏險要地形，以及馬家與西藏當局的親善關係，來固守西藏高原，使成爲全國最後的一片乾淨國土，絕對可能。遠顧環境，近窺實情，能及時補救馬家軍中的兩大缺點，僅有軍統局派駐西北各省的處站。正有此長，具此資格。

筆者興起此念時，正是中共大軍攻陷華北兩大孤城——山西省會太原市與山東良港青島市之後。毛酋澤東已在北平沐猴而冠，正大肆叫囂，南渡長江，西過黃河之時。軍統局爲了應變，乃下令召集全國各省市的負責人，齊集首都局本部，共商對策。新疆情報站長，雖遠在萬里之外，仍不例外，也趕赴南京。新疆情報站務遂由副站長石玉貴兄全權代理。石玉貴兄籍屬甘肅，與馬長官誼屬同鄉，如能在他代理站務之時，竭誠先與駐新騎五軍合作，自屬最理想的橋樑人物。然後再擴及甘肅、青海、寧夏全部合作。則西北大局坐可收小康局面，敗可固守西藏一隅。

當我想好此一構想後，乃擇一週日，過站走訪石副站長，以便詳談細商。因石玉貴兄是中央警校特警班先一期的學長，平時過從甚密，無話不談。我爲了挽救西北大局，更是有說說說了。因此當我會到他後，我就開門見山的，提出要想挽救西北大局，必需軍統局馬步芳合作的方案，補短接長，才能有效。在新疆方面，先由迪化站與騎五軍合作起。石副站長玉貴兄，聽畢我的說

明後，他就一半認可，此一方案不失爲挽救西北大局的良策；但一半又推辭的說：「茲事體大，我這個副站長不敢逕行作主，得等饒站長回來再說。」

我接下就說：「饒站長不知何年何月才回來，而時局惡化愈來愈速，兩者合作，也需時間，再遲了就沒有時間了，想合作也合作不成了！希老兄趕快作決定！」

石玉貴兄待人論事，好說了非常謹慎；壞說了沒有果斷。我雖再三迫他，他仍然猶豫不決。我爲了實現此案，乃又提議說：

「我倆不妨走訪市警局劉漢東局長，來作個決定，因劉局長是軍統局資深同志，又與馬軍長是好友。若要軍統局與馬步芳合作，劉局長是最適當的橋樑人選，也得請他參與此事，才能行得通，不悉老兄以爲然否？」

「最好了，就這麼辦！」

在石玉貴同意我的建議後，我倆就連袂走訪劉公館。不意是時劉局長也因時局緊張，爲了籌思應變之策，去拜會城防司令羅恕人將軍與騎五軍馬呈祥軍長等，不在家中，未能晤面。

當時彭德懷已攻下山西省會太原市，正率其五十萬共軍，西渡黃河，撲向西安市，西北大局非常緊張，爲了挽救危局，萬事莫如軍統局、馬步芳合作急。因而翌日週一上班後，首先用電話與劉漢東取得連絡，說明昨日曾與石玉貴走訪不遇，因有要事得需面商，請他留局相待。劉漢東素知我是無軍階級，話後就派其座車前來民政廳相接。我再以電話去邀石玉貴同去，不意石玉貴

竟以站務繁忙，無法分身爲由，推辭不去，要我一人先去共商。我的軍馬合作構想，完全由他而來的，於今當事人不參與其事，使我大失所望。因劉局長的座車已到，只好我一人快快而去。我到了市警局會到劉漢東後，先說明石玉貴因公務繁忙，未能前來外，我就開門見山，將軍統局派駐西北各省處站的人力物力，全部與馬步芳精誠合作，以便取長補短，加強西北抗共實力方案，和盤托出。

劉漢東在深思了一陣以後，才一半讚佩，一半感嘆的說：

「老兄挽救西北大局的構想，非常高明而有效，我是百分之百的贊同。可是就我所知，蘭州長官部第二處的胡處長沒有這個眼光；新疆情報站的饒站長沒有這個魄力。同時他們各有秉承，沒有獲得上級的同意，他們不會也不敢這樣去做。何況馬家也不見得肯如此作。你的方案雖好，但事到臨頭，作不到辦不成，又將奈何？」

我聽畢劉漢東的論斷，非常洩氣，但不能就此停擺，乃接又說：「事情尚未着手，焉知成與不成？只要劉先生認可贊同，就有一試的價值。大敵當前，國難臨頭，救亡圖存，人人有責。何況我們身負治安責任的人，也得盡盡人事，不能坐以待斃呀！本人提此方案，也是爲了盡我個人的職責。不過此案如由我向胡（子萍）饒（鐵珊）三公提出，因爲人微言輕，他倆可能不予重視；如由劉先生向他倆提供的話，那就另當別論了！若此一方案果能實現，成爲事實的話，大而言之，可以扭轉乾坤；中而言之，可以保住西

北；小而言之，至少可以退守西藏，爲中華民國保有一塊乾淨國土。」

劉漢東局長聽畢我最後的申敘後，深受感動，未再回言，就點頭答應下來。我倆首次會談，就此結束。

合作方案遭到奚落

這時軍統局全國應變會議，因南京吃緊，改在上海市舉行。時逾一週，饒鐵珊由上海搭機飛返迪化。依照往例，情報站每月有兩次集會，召集迪化附近各單位首長，互報近情，加以溝通。如有重大情節，再召集臨時會議，共商對策。劉漢東與筆者也常被邀參加。此次軍統局在京滬召開的會議，當屬重要會議。饒鐵珊返迪化以後，理應召開各單位主管會議，報告京滬會議內情才是。但他一反往例，竟保密起來。筆者當時倒不急於上情下達，因上情不一定能適用下級地方，反而急於下情要上達，好讓饒鐵珊接納我所擬的「軍馬合作方案」，以便保衛西北大局於不墮。

我的內心雖急，但不便逕行去晉見饒鐵珊陳述己意。第一、此事已拜託劉漢東在先，於情於理，需等待劉漢東的回話，才合做人處事的道理。第二、本人一向不善言辭，自己親自說明，反而可能壞事。還是等幾日才好。轉眼時過一週，我心急得實在等不下去了，乃又前往市警局拜會劉漢東。一會面就說：

「饒公回迪化已一週了，想道公（劉字道中）已會過饒站長了。上次所言之事，未悉結果如何？」

劉局長聽畢我言，先打了一個吸溜，在深呼吸了好一陣後，才沒精打彩的說：「上次我已說過，他沒有這個魄力；同時另有秉承，說了不見得有效，因而尚未提及此事。」

其實劉漢東已提過此事，尤其碰了釘子，爲了免向我當頭潑冷水，只好避重就輕，推說尚未提及。我正想開口追問，劉漢東接又下說：

「老兄以後爲國事，少講話好了，有人注意你的思想。」

「我還不是反俄抗共到底嗎？那還有置人可疑的地方呢？」

劉局長爲了警告我少說話爲妙！並舉出兩條例來說：

「你知道喬家才與馬漢三兩人被捕坐牢吃虧的事嗎？」

「不知道？」

「喬家才被關起，馬漢三被槍斃，就是因多言而惹禍的。他們都是一省一市軍統局的單位主管（喬家才時任北平市情報站長，馬漢三時任北平市民政局局長），有時不得不多言幾句，而你老兄在新疆，雖擔任全省警政主管，畢竟不是軍統局的直屬單位。何必多言招禍呢？」

「我的多言，大而爲國家民族；小而爲團體個人。求生存找出路，那還有不對的地方呢？」

「老兄不要再激動了，對於『軍、馬合作方案』，你不要再存奢望了！於今西安已被共軍攻陷，中共一野的主力，已撲向蘭州。即使想合作，也沒有時間了。你如有其他辦法，要自己去倣，不要再依靠別人，你雖是好心，但別人以爲壞

意，你又能說什麼？」

劉漢東局長在迪化市警局任內，聲譽卓著，素有智多星的雅號，凡事經他說無望，就是到了盡頭。於會他指出軍（統局）馬（家）合作無望，我當然不便再加申述了。但我對反俄抗共鬥爭之事，仍不敢就此低頭，便又說：

「我們身任新疆治安的人，不能聽任陶峙岳與鮑爾漢任意擺佈。等他倆作了二臣時，將我們作爲投俄降共的禮物，先作階下囚，後送枉死城！我們也得想出對策求生呀！」

「此時此地，老兄還能想出什麼對策呢？」

想打游擊談何容易

「當年共酋陳毅與劉伯誠等人，在山東河南兩省山區，那麼小的地方，居然打了八年游擊戰；於今我們在新疆、青海、西藏，如此遼闊的地方，爲何不能打個十年廿年游擊戰呢？」

「打游擊戰，要有人馬才行呀！你的人馬在那裏？」

「哈薩克與蒙古人，就是天然游擊隊，既有人馬，也有槍枝。他們所畜牛羊就是補給，可說都不成問題。成問題的只是領導人而已，找到了領導人，游擊隊就成立了！」

「你有把握能找到蒙哈族的領導人嗎？」

「能！能！有把握！」

「這不是鬥意氣的事，說完要兌現的，請將你心目中想找的領導人物，先說出來，讓我來評斷一下，有否如此能力！」

「如財政廳長賈尼木汗；阿山專員烏斯滿，

都是哈族中的反共領袖人物；和靖縣長烏靜彬，是蒙族中的反共領袖人物。尤以哈密專員堯樂博士，一生以衛護新疆成爲中華民國的領土爲職志，於今已成爲新疆境內的反共抗俄硬漢，被史達林視爲眼中釘肉中刺，隨時隨地都想拔去此人。我與堯樂的情誼，不論公私都够關係，只要我回哈密跑一趟，敦請堯老出面領導，組織新疆游擊總部，定可成功無疑！」

「有可能，我贊同，趕快去！」

劉局長三句話九個字，對我的鼓勵非常大。當日就以送眷回哈密省親爲由，先向民政廳長請准短假，繼向副科長作了全盤交待，準備一去不返。

不過我出任民政廳警政科長，並非由新疆省政府，直接薦派的，乃是經過中央明令任命的。原因是時任軍統局迪化情報站饒鐵珊站長爲了在民政廳內佈下一顆有力棋子，逕電警察總署經唐乃建署長，明令發表我出任斯職。於今時局日形惡化，我要在新疆境內組織游擊總部，必須在迪化與哈密，甚至南疆各地奔波連絡。無法再坐在民政廳辦公室內，去等因奉此。因此當我請准短假，並購得返哈機票後，不得不抽暇走訪當年推薦我出任此職的饒站長，透露一點去意，好卸仔肩。我到了情報站，就直接進入站長室內。因我前來辭行，坐後就說：

「我明天送眷返哈密，今天特來辭行。」

「你家人住在迪化好好的，爲何要送返哈密呢？」

「時局一日比一日惡化，有眷在身是個累贅

，送返哈密娘家，就有人照顧了。自己無眷一身輕，好準備應變！」

「你的應變方案擬好了沒有？」

「我的應變方案，已構想多時，惜未能如願實現。挽救西北大局，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軍統局駐西北各省的處站，全力與馬步芳精誠合作。取長補短，就可立於不敗之地。」

「軍統局與馬家素無淵源？怎能合作呢？」

「馬步芳是堅決反共的將領，只要我們全體同志竭智盡忠精誠協助馬步芳就成了！」

「本站未奉到上級如此指示，礙難照辦，不便專擅！」

這就是劉漢東局長所言，每個單位主管，各有秉承的問題出現了。我聽畢饒鐵珊的問言，就知此路不通，乃改口又說：

「現在西京市已陷，彭德懷一野大軍，正調頭撲向蘭州。即使想合作，時間上已來不及了，不談也罷。時局日形惡化，蘭州亦將難保。我們身在新疆的人，今後唯一生路，就是組織邊疆游擊隊之一途了！」

「組織游擊隊，談何容易？要有人馬槍彈，還有補給才行。於今你想組織游擊隊，你的人馬槍彈補給都在那裏？」

「哈薩克、蒙古兩族人，就是天然游擊隊，既有人馬，也有槍彈，所畜牛羊就是補給。只要掌握到他們的領導人就成了！」

「在你心目中能掌握的邊族領袖，是那幾位呢？」

「第一位就是阿山專員烏斯滿。因本站早派

電台人員在該公署內，今後再多派參佐人員，及電台人員派駐其支部內，以便加強力量。其次對財政廳長賈尼木汗、哈密專員堯樂博士，以及和靖縣長烏靜彬等，速取連絡，加派電台，以便加強關係。如本站能掌握住這幾位，維、哈、蒙等族領導人，在新疆展開游擊戰，就不成問題了！

「聽你的口氣，好像是我的上司，前來下命令似的。」

「這個我不敢當，僅是向站長提供一個求生存的建議而已！」

這就是本人不善言辭的緣故，雖然立意甚佳，但別人聽來很不入耳。於是饒鐵珊就以帶生氣的口吻說：

「你既不是我的上司，我就沒有接受你建議的義務？」

我正想回稱「下級向上級陳述建議也是正當的。」但我的話尚未出口，饒鐵珊又說：

「派在阿山專署的電台人員，我已下令撤回來了！」

饒鐵珊撤退電台的措施，大出我意料之外，接下面就驚疑的口吻，加以追問：

「現在正是本站運用邊疆人的力量，來求生存的時候。您為何要將烏專員處的電台人員撤回來呢？」

「爲了同志們的安全！」

辭行挨罵送眷返哈

「現在時局日形惡化，新疆一地不久就會變

成無援的孤島。在中俄共勢力三面包圍下，我們欲求生路，只有深入遊牧民族核心，增強遊牧民族反抗俄的力量，先在新疆與青海打游擊戰，最後轉進到西藏，會合藏方力量，固守西藏高原，還能爲中華民國保住一片乾淨國土。於今站長竟將派駐於烏專員處電台撤回，豈非自斷生路？」

我終於將我此次返哈，要敦促堯樂組織新疆游擊總部，以及最後固守西藏的方案說出。饒鐵珊聽畢我言，既不贊同，也無法否定。在沉思良久後，才想及世人的一句話，加以引喻的說：

「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邊疆人怎能靠得住！」

此時此地，我對饒鐵珊此一引喻，覺得有欠妥當，乃加以辯正：

「反共抗俄要講思想，您如何講到民族上呢？邊疆人不能反共抗俄嗎？」我爲證明饒鐵珊引喻古言之不當，乃作今人引喻說：

「您的老鄉毛澤東，是內地人漢民族，於今還不是事事跟着史達林走嗎？」毛澤東跟史達林一個鼻孔出氣的事實，不僅國人當知，世人亦皆知，我的此一引喻，絕對不錯，但却犯了軍統局的大忌。饒鐵珊一聽我道出的這個引喻，竟勃然大怒，霍地站起，左手猛向桌面一拍，將桌面上所置的兩個茶杯震得老高，茶水亦隨之四濺；抬起右手用食指指著我的鼻尖，厲聲大罵：「你胡說八道個什麼？給我滾！給我滾！」

此景此情下，我不宜再發言了，即使是道歉，也只會火上加油，只有悄然告退的一途。當我

低頭不語，走在情報站四合院的天井中，駐站辦公的四十餘位同學同志們，由四週的窗戶中，伸長脖子，瞪着雙眼，作瞭望狀，沒有一個人敢走出來跟我打招呼。此時此境的我，也不便再跟他們打招呼，只有悄然離開。至於筆者爲何與饒鐵珊爭吵，迄今時逾三十八年了，他們都還未能明其所以然呢。

整套計劃落入敵手

我去迪化情報站向饒鐵珊辭行，結局搞得不歡而散後，翌日就搭中蘇機送眷返哈密。上午將家眷安頓妥當後，下午就去哈密專署晉見堯專員。當時西北局勢非常緊張，因而堯樂一見我面，第一句話就追詢時局說：

「內地消息如何？」

「南京失守，西京陷落，大大的不好！」

「你由省城回來，尤其是全省警政主管，對省情當然明瞭。以你的觀點來看，我們新疆前途如何？」

「不辭史達林，就歸毛（中共），總而言之，我方難保！」

「新疆前途既然如此？不知軍政當局有何打算？」

「省主席鮑爾漢是個老俄諜，總司令陶峙岳要跟着張治中走，過去促請專員提案，改組新疆軍政兩大方案時，已經說明，現在就要兌現了！陶帥二人正俟機降俄投共了！」接者我才將外交公署劉澤榮特派員諜言密語透露出來。鮑爾漢組織新疆視察團一事，乃是奉史達林之命，實施調

虎離山之計，要殺害堯樂的詳情，和盤托出。並言明我曾兩次阻止南疆視察團成行的苦衷與原委，堯樂聽畢此中曲折內情後，才大驚失色，又兼責備的說：

「那你當時為何不向我報告說明呢？」

「您老是個直性人，我如當時說明此事，您老那能忍得住，一定要找鮑爾漢當面去質問。這是史達林的密旨，鮑爾漢怎敢承認，必假禍到我的頭上，指責我從中挑撥離間，就可將我處死，我如當時向您老說明此事，豈不是自找死路嗎？」

「此事已過，不必再提了，於今國勢省情，既然都日形惡化，那我們誓死反抗俄的人，該如何自處呢？」

「只有組織邊疆游擊隊，才有生路！」

民國廿年，堯樂因反對金樹仁的暴政，曾過了三年游擊生活。游擊生活雖苦，但仍能保命。於今爲了保命，再過游擊生活，當無難色。於是堯樂在聽畢我的建言以後，接下面就說：

「我看你不必再回民政廳去了！就留在哈密迅速幫我擬個長期游擊計劃，及早準備應變吧！」

堯樂這句話，原係我的本意，於今經他親口道出，也就省去我的唇舌。時經一週，我就擬出一個驚天動地的游擊計劃來。但此一計劃在籌備期間，先落入降將陶峙岳之手，繼傳入新共酋之目，彭德懷、王震二人獲悉此情後，在驚恐之餘，竟給我冠上新疆頭號戰犯，一等國特罪名，並以黃金千兩懸賞通緝。鮑王等人對我如此重視，真出本人意料之外。這是後話，容再詳述！（未完待續）

聖文 戴笠新傳

費雲文 著
全一冊定價貳百元精裝定價叁百元

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全書各章多年前曾在中外雜誌刊載，經由費先生親自校正增訂，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最新傳記，要目：◎戴笠其人其事◎戴笠與忠義救國軍◎戴笠與中美合作所◎戴笠與抗日殺奸團◎戴笠與雷鳴遠◎戴笠與現代警察◎戴笠與鄭介民◎戴笠鋤奸記◎戴笠與毛人鳳◎戴笠的幾個戰場◎戴笠軼事◎戴笠生平事蹟簡表。附戴笠珍貴圖照數十張，四百餘頁，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二百元，精裝三百元，聖文書局出版，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百六十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聖文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 著
定價新臺幣叁百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定價新臺幣叁百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